



钝感与痛感交织的“个人情怀”

——读池莉小说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 周卫彬

池莉这本小说集中最早的一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发表于1991年,最晚一篇《她的城》发表于2011年,中间横跨了20年,如今读来却毫无隔阂之感。我以为池莉几十年如一日对琐屑的生存状态的迷恋乃是源于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一如巴塔耶在谈及他持续不断写作的理由,正是因为对功利性的世俗世界保持着不倦的批判。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文立场,使得池莉的写作始终保持与时代、社会进行对话的热情,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方法。”我以为池莉是一个“向着火光奔跑”的作家,在直面现实与裸露灵魂的同时,对个体复杂的生命形态予以客观展现,映照出生存的本相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深切关爱。

阅读池莉的小说,犹如在观看一部慢放的电影,镜头一帧帧过去,那种温厚而丰沛的生活气息,使你几乎感觉不到小说的虚构性,而陷入生活本身之中。《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篇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只是跟随叙述者的脚步,不断上楼下楼,进出房间,以一种冷静的类似广角镜头的方式,将小说的场景、人物的烦恼,以及内心的微妙变化一一呈现。作家犹如一个旁观者,默默注视着一群人在不远处“活着”,惟妙惟肖而又细致入微地描绘武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烟火气息十足的生存状态,力图呈现当下此时的真实。也即是说,小说中有一个潜在的、最核心的叙述者是我们赖以生存却习焉不察的

日常生活,它以充满物质性的琐事进入小说的叙事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仅是为了袒露而有意将生活如标本般进行陈列。在这篇充满市井气息的小说中,池莉一方面以举重若轻的简洁笔法触摸生活的肌理与纹路,炎热的夏季,善良、幽默的猫子,与街坊四邻随意的聊天,骄躁任性却直率坦诚的女友燕华,两人平淡的爱情就在家长的叮嘱和邻居的笑闹中,顺利往前发展。另一方面,小说从“体温表爆裂”这一所谓的奇闻轶事开始,并让这一细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探讨的其实是琐屑的日常之下普通人的生存意义。酷暑之下,街坊们反复听着猫子讲体温表爆裂的事情,把这件事情视为他们充满钝感的、乏味生活中偶然抓住的调味品,寻求一种简单而又细小的生活乐趣。这些所谓的乐趣亦如生活般琐碎,而作为普通人,正是在这些寻常乐趣中,貌似有滋有味地活下去。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一种潜藏于生活之下的个人精神特质,即便是最普通的人,他们亦有个体生命的双重结构,在饱受世俗困扰的生存境况之下,他们的精神或表现为萎靡麻木的钝感,或表现为孤独抗争的痛感。以往谈及新写实小说,论者往往围绕其对生存状态的揭示与呈现,但我在池莉的小说中看到了一种无比真实的钝感与痛感交织的“个人情怀”。虽然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不过与柴米油盐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池莉的小说中,平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池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头百姓对新的社会价值的接纳和对新的精神世界的呼唤,互为补充,形成一种奏鸣曲。他们在满足于基本稳定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又渴望走出精神的低谷。《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汉口永远浪漫》中的徐华,《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她的城》中的蜜姐,即便这些人生看似较为成功的男女身上,依然隐藏着一种沮丧、烦恼的情绪,他们渴望摆脱这种城市角落里普遍的精神迷失感。在此,池莉试图建立一种既在乎普通人衣食住行、生活情趣等实际利益,又肯定世俗价值的底层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对人情世故的朴素认知与对受到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传统价值的固执坚守。陆武桥、徐华、来双扬、蜜姐等底层人群,依然心怀对并未

完全失落的精神生活的向往。《你以为你是谁》中,当陆武桥看见自己不争气的兄弟陆建设行骗时,他挺身而出,不仅揭露他骗人的底细,逼迫他还钱,而且要将其扭送派出所。当这种大义灭亲的姿态遭遇陆建设的枪口时,他竟毫无畏惧地一步步走过去。池莉其实无意于塑造一个平民英雄,而是将陆武桥置于对亲人的保护这一朴素生存意识的状态之下,更具平民色彩与人性光辉。

在池莉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摆脱了伪造的理想主义,而直面当下的自觉,特别是在探索当代人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时,显得更为直接、专注,也更为冷静、深入,体现出一种“入俗”但不“媚俗”的小说特质。在这本书中,池莉汇总了以往对繁琐而压抑生活的思考,对新写实小说试图表现的人生况味、爱情婚姻、女性意识等主题进行全面呈现。她将颇具“码头文化”色彩的生活哲学与反思、批判巧妙地投射于小说人物身上,成为一种镜像。许是作为一名女作家的缘故,这种思考尤其表现为对女性的尴尬生存处境的观照上。比如《生活秀》中的来双扬,15岁丧母之后,一直扮演着成熟的具有顽强力量的母亲角色。弟妹年幼时,养育他们长大,成年后仍然费苦心为他们乃至后代提供生活保障。然而颇为尴尬的是,她那富于牺牲精神的母性并没有得到被养育者的认可和尊敬,反而遭到了排斥和打击。《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宜欣,她一方面明白物质的重要而选择与外

国人结婚;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上,又向往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她最终离开陆武桥乃是因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看清了生活的无奈。她与陆武桥的爱情就像她在庸常的生活中对其理想进行的一次试验,幸福与诗意仅是短暂的一天,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无法在庸碌的世界里长期保持这种理想与想象,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与存在境遇的无奈揭示。《她的城》中描写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汉口女人,她们承受着不同的情感创伤。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爱情纯粹世俗化的真相,也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一腔悲悯之情。池莉小说从女性视角切入时代,将人物内心的困扰与切肤之痛凝结成痼并加以放大,使得生活的钝感与痛感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的意义。

罗兰·巴特曾经有言:“从古代到先锋派的探索,文学都努力再现某种事物。再现什么?再现真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到《她的城》,我们看到了一种时刻保持警觉状态的再现深度,看到了生活本身的钝感,以及被生活内部的种种对立撕裂的痛感。同时,也触摸到了这种生活对立之下的平静与从容,正如在《她的城》中,女性对于男性的态度越来越心平气和,既不仇视也不漠视,而是与男性同样走在这条生活之路上。这是池莉作品留给我们的“活着就好的”启示,一种历尽沧桑而散发出的精神上的光芒。

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此碰撞

——读《叔本华与梵·高——箴言与绘画》

■ 新晴

看到《叔本华与梵·高——箴言与绘画》一书,我立生疑问:叔本华与梵·高两人性情不同,专长各异,互不知晓,能扯在一起吗?

带着疑问翻看这本设计精美的书,左边一页是叔本华的箴言,右边一页是梵·高的画。左边的箴言是从《人生的智慧》中选出来的,这些箴言字字珠玑,句句朴实;右边的绘画是从梵·高的作品中甄选的,这些绘画幅幅锦绣,“表达了纯真的人性”,“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懂”。我曾反复看过梵·高的画和书信,也曾反复读过叔本华的著作,因此对这本书的内容我是熟悉的,但没有想到的是,我被这些熟悉的内容所吸引,因为我未曾以这种方式,即把叔本华与梵·高、箴言与绘画放在一起欣赏,把有思想的文字与有情感的绘画有机结合,从叔本华人生智慧的角度欣赏梵·高的绘画,从梵·高饱含激情的画面中回味叔本华的思想。这些箴言与绘画不再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相互倾诉着同样的思想和情感。

例如,叔本华说:只是当我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其实我们无时无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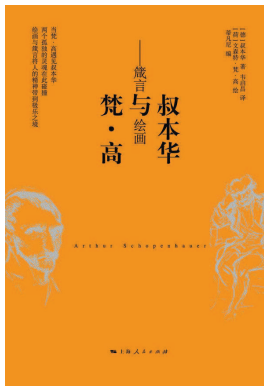
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编者在这段话配了一幅梵·高1886年画的《三双皮鞋》,画中的鞋子有正有反,都皱巴巴地变形了,鞋底都烂了,有的鞋带都没有。仔细看,磨损的地方是一样的,说明这三双旧鞋子是同一个主人在不同时期穿坏的。这些旧鞋子历经风雨与污浊,脏兮兮的,或许还散发着臭味,但梵·高说:“泥泞的鞋子可以和玫瑰有同样的美。”他画过八幅旧鞋子,这些无言的旧鞋子展示了梵·高苦难、执著的生活和精神。每个人穿过的鞋子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和路途的艰辛,正如每个人做过的事情都留下了自己的生活原则和行事风格。旧鞋子解说了走过的生活,自己的原则描画了人生的轨迹,具象的鞋子与抽象的原则互证互喻,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多么贴切与明了。拆除了单独阅读的壁垒,眼前豁然开朗,文字与绘画的景致丰富多彩起来。

把叔本华的箴言与梵·高的绘画——抽象与具象互喻互见,是该书的创意,也是编者的灵光乍现。没有对叔本华思想和梵·

高作品的透彻理解,也就没有这种灵光乍现,这种并置不仅仅是编者个人独特的阅读体验和思维交汇,相信会是更多人的阅读体验和思维交汇。在阅读中,我愈发理解编者的思想,也愈发觉得叔本华与梵·高不同的是表象,相同的是灵魂和意志。虽然他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不同,但创作者的灵魂是一致的,因而形式不同的作品具有了同样的灵魂,即“神似”。这种神似的灵魂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他们对幸福的看法是一致的。梵·高的人生是不幸的,但他却说“我常常觉得自己无比幸福,当然不是指金钱方面,我有幸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可以为之投入全部身心和灵魂,而这份职业又能给予我启发,赋予我生命的意义”。而按照叔本华的幸福标准,梵·高是幸福的人,因为他禀赋优异,创作了传世巨作。

其次,他们都追求内在的精神生活。叔本华说他的一套思想体系,尽管没有人感兴趣,也没有别人的参与,却让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不间断地、热切地投入其中,激励他从事持续的、没有报酬的劳作。梵·高30岁时



《叔本华与梵·高——箴言与绘画》
[德]叔本华著 [荷]文森特·梵·高绘
韦启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提奥说,活在世间的30年,我还欠它一些流传后世的素描和绘画作为纪念品,不是为了某些特定活动应景作乐,而是为了在画中表达纯真的人性。

再次,他们的创作目的都不是赚钱。叔本华开创了新的哲学体系,写出了传世之作;梵·高创作了著名的向日葵,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他们的创作目的是“传之久远,给人以教益和愉悦”。

最后,一样的勤奋,不一样的际遇。叔本华认为作者能否亲眼目睹自己的作品获得承认,取决于外在情势和一定的运气。作品越高贵越有深度,这种情况就越少发生。人类精神思想最高级的产物一般都得不到同时代人的欢迎,艺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恰恰是梵·高的写照。

叔本华与梵·高,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此碰撞。